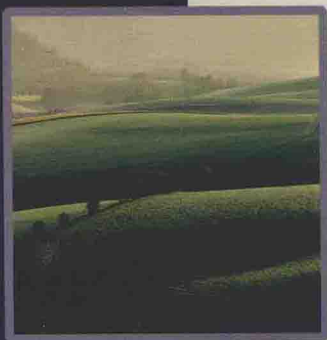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等春风 过来

WO DENG CHUNFENG CHUI
GUOLAI

王国军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我等春风吹过来

王国军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等春风吹过来 / 王国军著. —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402-4158-2

I . ①我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4655 号

我等春风吹过来

WO DENG CHUNFENG CHUI GUOLAI

作 者: 王国军

责 编: 郭东梅 王梦楠

责任校对: 甄 飞 杜 睿

封面设计: 山水悟道文化工作室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(100054)

网 站: <http://www.bjyspress.com/>

微 博: <http://weibo.com/u/2526206071>

电 话: 01065240430

传 真: 01063587071

印 刷: 廊坊市博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30 千字

印 张: 5.7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出版发行:  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前言

我把叹息和苦痛，
灌输在这本书中，
你要是把它打开，
就露出我的隐衷。

谨以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短诗作为前言送给亲爱的读者们。

C 目录

CONTENTS

前言·····	001
第一章·····	001
第二章·····	008
第三章·····	030
第四章·····	043
第五章·····	059
第六章·····	066
第七章·····	089
第八章·····	096
第九章·····	118
第十章·····	128
第十一章·····	153
第十二章·····	162

第一章

1

张顺发四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为人随和，就是没个老婆。他父母死得早，人又不够聪明，亲戚也不多，身体也不好，有时连医药费都是问题。

后经人介绍，张顺发花五百元“娶”了个有些痴傻的老婆。张顺发有了老婆后，手中已没多少钱。最近因为忙着，也就没顾老婆的事情。今天看着头发蓬乱的老婆，心中难受，就提桶水给她洗头，见她衣服破烂，又想给她换件衣服，正想着，听人喊道：

“顺发哥，这是我们去年穿的衣服，给嫂子穿吧！”说着递了一袋衣服过来。

“是紫霞呀，还是你们留着穿吧！”张顺发伸手推了过去，拒绝接受。

这紫霞三十来岁，身材苗条，虽是干农活之人，脸却没有被太阳晒黑。她和张顺发平辈，她老公老秋见张顺发孤身一人光景不好，时常帮助张顺发耕田种地，张顺发为了感谢老秋，也时常抓些鱼虾送给他做下酒菜，还经常与他一起喝酒。老秋知道张顺发娶了个媳妇，缺少女性衣服，才托紫霞将自家不穿的衣服送给他。



“我们多着呢，穿不完。还嫌这些东西占地方，你拿去和你老婆一起穿！不能穿的也就丢掉吧！”紫霞说着硬塞给他。

“这……”张顺发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接住了，无非以后多给她老公送几次鱼虾作为报答就是了。

“拿着吧！你经常和我们老秋一起喝酒，这是他让我送的。”她说完，笑着离去。

张顺发谢了，将袋子里衣服一件件抽出来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黄的，有十来件之多。只是适合他穿的只有一条裤子和布衫而已，其余都是女装。

他见老婆是中等个子，就挑几件衣服，又烧一锅热水给她洗洗刷刷换上，她穿的鞋子是张顺发的拖鞋，不过看起来比先前精神多了。张顺发的老婆看着自己的新衣服倒也傻傻地笑了。

2

张顺发的老婆已经躺在医院，她没有病，相反还应庆祝一下，她给张顺发生了一个儿子。这孩子名叫张竹，是他请村子的老教师取的。新的生命诞生了，张顺发高兴，他的邻居也为他高兴。医院不是张顺发能待得起的地方，他儿子出生两天，他们就回家了。邻居们送来了他们缺少的小孩衣服、鞋子、尿布、玩具，而暂时能用的只是几块尿布。

一天，张顺发被村干部派去上工，老婆不能自理，孩子小，不能带着，只得托人照管，让别人给老婆送口饭吃。他上工回来已经晚上八点，老婆坐在院子洋槐树下打盹，两只老母羊卧在她旁边倒嚼，另外几只小羔羊在院里顶架。它们见张顺发的老婆傻傻坐在地上，就来到她背后立起来，前腿往她肩膀上一搭，在她脖

子上嗅来嗅去，或者咬她衣领，或者拽她头发，或者在她背后不轻不重地顶她一下。她生气了，就换个地方坐，那些小羔羊没拴着，可以随意活动，就跟着她闹。它们闹够了，围着她卧下来，她也时不时抚摸着它们光滑而洁白的身子，傻傻笑一阵。若是她端着碗吃饭，这些小羔羊还要来混饭吃，趁她没注意，嘴巴往她碗里一伸，捞上几口。有时它们弄翻了她的碗，气得她呜呜乱叫，张顺发见了眼一瞪，寻根树枝抽它们几下，抽得它们咩咩直叫，远远躲开。有一次，一只小公羊来她这里混饭吃，将她馒头啃了一口，张顺发正好在抽旱烟，烟袋窝就扣在它头上，那小公羊头上火星乱飞，尖叫一声摆着头躲开了，结果它头上冒了一股白烟，被烧黑一块。

张顺发回来，进了堂屋，擦起一根火柴点上煤油灯，煤油灯虽然点上了，但厨房里看起来还是阴沉昏暗。他家是三间土坯屋，东房是厨房，靠墙角处还放着他糊的一口长方体泥巴缸，这缸是他用黄泥巴和铡碎的麦秸和在一起糊成的，是装粮食所用。只是他家老鼠多，他糊的泥巴缸总是被老鼠在边边角角打了洞进去，偷吃了里面的粮食。村子的猫知道他家老鼠多，总是从门缝钻进他家屋子来抓老鼠吃。中间那间是堂屋，西房则是他和老婆的卧室，不仅如此，他家的几只山羊也拴在西房，它们吃喝拉撒全在这里，弄得屋里臭熏熏的，别人进来受不了那种味道。他家院子倒是不小，只是没个院墙，也没篱笆围着。别人劝他盖个羊圈和自己分开住，他一来没有多余的钱，二来不放心，怕羊被人偷了。农村不住牛羊是常有的事，人家盖的红砖房，结结实实的门窗，都被撬了门偷去了牛，他土坯屋，没个好门窗，就更加担心害怕。他院子里有棵碗口粗的洋槐树，前几年他养了十来只鸡，那鸡晚上飞到树上



睡觉，一天他没在家住，结果那十来只鸡被人家偷得只剩两只了。他一气之下，将剩余两只鸡拿到集市上卖了，从此再不养鸡。他又在院子里开个小菜园，种些辣椒、茄子，在周围用树枝围了个篱笆，村子那些没圈养的猪、牛、羊见了，一个个上去，拱的拱了，踩的踩了，吃的吃了，气得张顺发掂个锄头撵着它们打，还因为不小心被砖块绊个跟头。

张顺发刚点了灯，就想起一件事来，他儿子张竹还在紫霞家，他今日上工，没法带孩子，便托紫霞照看一下。他正想抱回孩子，便听一人道：

“顺发哥，你刚回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正想去你们家呢！”他见紫霞抱着他儿子来了，笑道。

“不用了，俺们老秋也刚回来，孩子睡了，你放到床上去。”紫霞说着，将孩子递给张顺发。

“麻烦你了！”张顺发接过儿子，见儿子睡得安稳，一面笑一面谢，又一面将儿子放到满是臭味的西房床上。

“唉！谢什么谢。你挖了多少树窝？”紫霞叹气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

“怎么了？叹什么气？”张顺发见她叹气，疑惑地问。

“俺们老秋挖了二十五个树窝，主任只记了十九个！”紫霞一脸愤怒说。

“那六个呢？”

“被他吃了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顺发有些惊讶。

“下次见他，非骂他不行！”



“算了，几个树窝也犯不着！”

“你看他家里多排场，真不知道怎么弄的。”

“都像焦裕禄就好了。”

“哎，他们这些人呢！”紫霞叹着气。

“村子人都骂他，回来时老秋还说腰疼，我让他去看看，他说家里有膏药，贴贴就行。”

“唉！不说了。”紫霞觉得忘了什么，又道：

“有件事想跟你说下，你以后要注意点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张顺发有些疑惑。

“今天我把孩子送嫂子这儿吃奶，恰巧有人来问我借东西，我就回去拿，先将孩子给嫂子。嫂子按住孩子头紧紧按在奶头上，孩子还哪里吃得了奶？连气都出不来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张顺发脸色白了，他去西房看看孩子，孩子睡得很安稳。

“这是李秀珍先看见的！她也没有过去帮忙拉一下，说来也怪我，不该把孩子给嫂子哄。不过，总算没有出什么问题，下次嫂子给孩子喂奶你可要小心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她先看见的？”

“是啊，她躲在墙角偷看，还和她十来岁的侄儿说：‘你去看看那哑巴的孩子死了没有？’”紫霞说时，一脸愤怒，她对李秀珍这种人讨厌透顶。

“你亲眼看见？”

“我还骗你？我从她后面过来抱孩子，她侄儿还拿一根树条在嫂子脸上抽了几下。我一来她就噘着嘴走了，本来想说她两句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就算了。这种人，你离她远点。”

张顺发听了，端起煤油灯出了屋子，在老婆面部仔细看了看，见老婆左眼角有一道血痕，忍不住骂道：

“王八蛋，一个傻子你们也来欺负！”

“你说说这种人，她侄儿不懂事，她也不懂事吗？”

“行了，我知道了。”张顺发一肚子气，却无处发泄。

“哎，你有个孩子多不容易，以后千万注意。”

“是……”张顺发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“我也回去，你还没吃吧？要不跟俺们老秋一起吃吧。”

“不了！”他本该说些客套话留紫霞吃饭，但紫霞告诉他的话让他气饱了，让他本该说的话也不愿意说了。

紫霞走了，张顺发坐在院子一块砖头上抽旱烟，一团团烟雾将他笼罩着，让他显得越来越忧愁，越来越憔悴。不过，今天还是有一件事让他觉得高兴，他老婆有了名字，叫“李氏”。这名是他们大队一位老师给取的，这位老师说花哨的名字可以取，但要看人，像张顺发这种老婆，有个名字总比“哑巴”“你老婆”叫着好听些。

他抽完烟，就烧火做饭，做的是面疙瘩打鸡蛋。他本想吃面条，但要用邻居家压面机压面才行，儿子还小，又睡在床上，万一他去压面条孩子醒了哭了，自己就不知道了。他做好饭，就给李氏盛一碗端去，自己坐在厨房椅子上吃，屋子里的广播还在响着，播的是广告。他家原装广播坏了，他拿一个小喇叭代替着，一条线接广播线，一条线接地线就可以使用，这种广播在二十世纪末渐渐在农村消失了。

吃完饭，张顺发将院子的山羊牵进西房，他和老婆、儿子就睡在旁边床上，对于屋子里的骚臭味，他已经习惯了，至于李氏

和不到一岁的张竹即使不能习惯也只得忍受着。他屋子地面没有铺砖头，就和土路一样，生满跳蚤，使他们晚上睡觉不住在身上挠来挠去，无法安稳入睡。张顺发觉得身上哪里瘙痒了，就在那个地方一摸，百分之九十都可以摸到跳蚤，他摸到跳蚤，就用力一捻，将它们捻死。张顺发捻破跳蚤，也捻了一手指血，他没地方擦血，就擦在床腿上。为消灭跳蚤，他用药治过几次，但总是治标不治本，这些跳蚤在他那又骚又臭的土坯屋减少一段时日，后又恢复原来的程度，他也懒得再收拾它们。为防止小羔羊乱拉乱尿，那些在院子没拴的小羔羊在被赶进屋子后都被张顺发拴了起来，只到早上才将它们放了，让它们自由。



第二章

1

时光匆匆，转眼三年过去。张顺发的儿子张竹已经会走路，会说话。他看起来有些瘦弱，动不动就伤风感冒、头疼脑热，隔三差五被张顺发带到医院看病。最近一年张顺发总是害病，总是往医院跑，听说检查出结石来。他干点重活腰就疼起来，不干又不行。为赶集和上医院方便，他花了二十元买了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。一天，他从黄花镇买萝卜和白菜种子回来，别人便笑道：

“怎么了？又给医生送钱花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只会这么说，他不想得罪任何人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人生一张嘴，不拿来讥讽人，倒显得亏了。

无聊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人一无聊便想找事做。李氏每天除了睡觉、发呆、吃饭，什么事也做不好。她去放羊，张顺发还怕羊吃到有毒的东西；她去田地拔草，张顺发还怕她将庄稼苗拔下来；她去洗衣服，张顺发还怕她洗的衣服被河水冲走。她也不知道衣服该在清水处洗，还是在浑水处洗，更不知道使用洗衣粉和毛刷子。

葫芦村东边的一条小河也不过七八里长，曲曲折折的，雨水



多的季节才可以看到河水流淌，冬季多是死水。河里布满芦苇和杂草，不少人喜欢在这里捕鱼。夏季水多，而倾盆的大雨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使河水猛涨。干旱时，这条河可以过汽车。水库放水，不少人就在这条河洗澡游泳，而洗衣服的妇女和钓鱼的孩子也不在少数。这条河向西南方向流去，和栗河交汇。

一天，李氏见两位妇女在桥边洗衣服，忍不住无聊的日子就带着三岁多的儿子，提着一桶衣服晃悠悠地来洗衣服。其中一位妇女已经将衣服洗完，她弓着腰走上台阶，显得有些难受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腰啊！”

她甩甩手上的水，又在裤子上擦几把，吁了一口气坐在桥栏上休息。她是李二嫂，也是葫芦村人，快五十岁了。

桥前水域不深，一米四五左右。河里散发出水草的腥味，远远可以嗅到。放眼望去，河流高低不平，有的像陆地，杂草丛生；有的空出一片，像小小的湖面。时不时可以看见翠鸟一头扎进水里捕鱼，鸬鹚漫步在河边。水鸭、水鸡在芦苇荡叫个不停，它们登萍渡水时发出的声音让人兴奋无比。青蛙坐在浮萍上，偶尔跳起来咬住一只飞虫，游鱼、螃蟹、水蛇也随时可见，这一切将葫芦村这条河装饰得神秘而又美丽。

另外一位妇女还在桥边洗衣服，李氏到另一边去洗，她们见她将衣服在水里晃几圈便提起，就笑了。

“这李氏倒也不错！”李二嫂笑道。

“顺发叔有个儿子就好。”正在洗衣服的张兰说，她三十多岁，脸色黝黑，十年前就嫁到邻村，最近在娘家住，顺便帮父母做些杂活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李二嫂问张竹，虽然她知道，但还是要问。喜

欢明知故问，是这些人的通病。

“张竹！”他沉默一会儿说。

“你爸爸呢？”张兰问。

张竹不说话，往南边一指。

李二嫂和张兰直起身向南看，果然见张顺发在南边菜地躬着身子干活。

“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成大器。”李二嫂随便说。

“那就好！”张兰边洗衣服边说。

张竹不懂她们说的什么，捡块坷垃扔在一只青蛙身边，吓得那青蛙一跳又跳地逃到远处，乐得他嘻嘻笑起来。李氏赤脚下到水里，拿件衣服在水里搅来搅去，别人知道她是傻子，也不给她纠正。

李二嫂准备回去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张竹栽到了水里。他在水里挣扎着，呜呜乱叫。李氏依然将衣服在水里搅来搅去，对儿子掉进水里浑然不知。

“哎哟！这孩子……你孩子掉河里了！”李二嫂惊叫起来。

“咋了？”张兰问，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哎呀！这人真傻！”李二嫂跳进水里，将张竹抱起来。张竹哇哇大哭，又是一阵咳嗽，脖子上挂满水草。

“你看多危险！”张兰瞪了李氏一眼，在埋怨李氏。

李二嫂抱着张竹上了岸，轻轻拍着张竹的背，摘去他脖子上的水草，安慰道：

“别哭！别哭！爸爸马上就来！”于是提起嗓门向南喊道：

“张顺发！张顺发！”

蹲在菜地拔草的张顺发抬起头，向声音传来的地方望望，见

是李二嫂喊他，就丢下活向桥边赶去。

“张顺发！张顺发！”李二嫂依然喊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，怎么了二嫂？”张顺发问。

“你孩子掉河里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张顺发听哭声，知道是儿子，只是不知出了什么事。

“没事了，孩子在河边玩，不小心栽下去了。你老婆脑子不够数，怎么让她带孩子呢？”

“就是啊！”张兰跟了一句。

“我大意了。”张顺发被人埋怨，脸上一红，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“以后可要小心。”李二嫂和张兰齐声说。

“那是，谢谢。”他一边道谢，一边接过儿子，又一边对儿子道：

“怎么不听话呢？河边多危险！”

张竹默然无语，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。张顺发见老婆还在那里将衣服搅来搅去，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抓住李氏肩膀将她拉上岸来。李氏有些惊恐，将衣服丢在一边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张顺发已经狠狠打了李氏一耳光。李氏眯着眼，连下意识的防卫也没做就倒在地上。

“哎哟！你这人是怎么回事？”李二嫂和张兰见张顺发打李氏，急忙过来拉开她。

“混账东西！家里待着不行吗？”张顺发骂李氏。

“她脑子不好，也不能怪她。”李二嫂和张兰将李氏扶起来，拍拍她身上灰尘，将她带来洗的衣服收拾了给她，推着她，比划着让她回家。李氏红了一边脸，噙着泪，拖拉着一只蓝色拖鞋和一只红色拖鞋回家去了。她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傻子，也不知是哪

里人，也不知还有没有亲人，也不知她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也不知她下雨住哪里，饿了吃什么，冷了穿什么。对于别人的讥笑、嘲弄、咒骂她可能不懂，但她挨打是知道疼的，她知道又能怎样？她不懂反驳，不懂维权，连哀求也不懂，别人替她求情，也是一时的。她虽然是个人，却不是完整的人。张竹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没有哭，没有笑，没有忧伤，也没有欢喜，但这种记忆必定会在日后像刀子插进他的心脏一样，让他痛苦不堪，难以忘记。

“你打她做什么？她给你生个孩子还不够吗？”李二嫂和张兰不满地说。

“你们不知道……”张顺发五个字的回答让人觉得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觉得李氏真的有很多可恨之处。人们往往用“你不知道”这几个字搪塞一切，故作神秘，但也因此给自己省去许多嘴巴上的麻烦。

“她要是明白人，你打她，她还长点记性，你说她一个傻瓜，你打她有什么用？可怜吧唧的！”李二嫂还在劝张顺发。

“就是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明明是你自己没看好孩子，偏偏埋怨别人。你把对别人好的一半用在她身上，也算是给你积德了！”张兰也在劝张顺发。

她们劝了张顺发几句就回去了，张顺发瞪着李氏远去的背影，愤怒至极，他知道自己有个儿子是多么不容易，万一被淹死了，以后谁来养活自己？他蹲在地上问儿子：

“摔疼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张竹低声回答。

“衣服全脱了，身上洗干净再说。”张顺发说着脱下儿子的衣服，给他浑身上下洗了一遍，又把他的衣服洗了才上岸。张顺